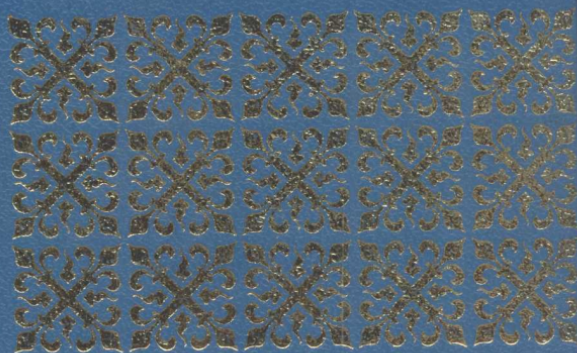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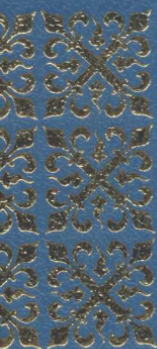


清議報



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清 議 報

三
(三四—五〇册)

中
華
書
局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正月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四册

THE CHINA DISCUSS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3

清議報第三十四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論衡州向道隆勤王之事

聞戒錄

英國之危機 論山東之乱耗 支那之

開放 日清戰爭軼事

猛省錄

法國廣州灣事之要求 厦門界約 支

應路欸 英俄爭議 英兵來護租界

奪地消息 俄人經東 定期劃界 法

人擬索廣西

地球大事記

英國杜國之主權問題 南阿英蘭兩種

人之戰鬥力 英杜交戰之影響

殖民雜俎

小呂宋禁限華工新例 海外輸忠 敬

教勸學 巴東招工苦况述聞 安南獄

中華人受苦慘情 辨誣多事

來稿雜文

論拘禁周漢事

瀏陽羅棠稿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熱血人稿

支那哲學

儒術眞論

章氏學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一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步南海先生韵贈友人之作

璉 菴

同

檀 公

秋月懷人並感國事

南洋秋雲齋羅氏稿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齊州四萬里之大。華民四百兆之衆。必有人焉。眷念時艱。思自振厲。不遠萬里。裹糧以求有用之學者。本學校已于各報中登錄招啓。勸其來學。想支那留心時務之君子。欲濯足扶桑者。應不少也。雖然。竊有慮焉。中邦士氣。較前此發達多矣。勉強學問。雖不乏人。倘曰遠遊。究難概論。何者。積貧之士。果腹尙艱。親老之兒。甯違溫清。又況支那人。身單體弱。半怯風波。種種礙難。不堪毛舉。本學校深知志士惜日之苦衷。輒爲有心人長太息以惋惜之者也。乃者。湘粵人士。紛至沓來。本學校已于某月某日考試錄入。延聘此邦教習六人。分別各學。每日在講堂授業。生徒筆記。已盈笥篋。因念海內外同洲同種。吾胞吾與之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尤必無一人不以天下大事共任。仔肩一髮千鈞。宜如何發憤自勵。惟恨不得萬間廣廈。聚十數省少年。有志豁達之士。咸與斯會。力求實學。共成异材。爲我亞洲他日興起文明之起點。瞻焉顧之。別無良策。再三籌畫。竊謂本學校講義錄之刊。有不得不黽勉從事者。請暢論之。世界文明。我亞洲本爲起原之地。若波斯。若印度。開闢最先。而中土爲尤著。此實支那握管操觚之士所自寵異其種族者。良不誣也。夫歐羅巴洲極小耳。中國人向唾之。罵之以

夷狄薄之。置不屑齒。數紀以來。始訝于白種人工農兵商之盛。始稍稍另眼相看。而泰西反視支那爲三等野蠻之國。蓋嘗縱觀四千年五洲萬國之史。而益曉然于其故也。中國二千年來。昌平之教墜矣。人心學術。因之益陋。間嘗論之。國中無不崇尚前人。推爲絕學。而膠固于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見絕不思闢一新理。創一新法。求所以凌駕古人者。由是以謬傳謬。釀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嗚乎。不大可慨也歟。若歐洲則大異是。何以言之。西人之學。逐漸更新。近百年來。日盛一日。西人謂東方諸國之不能進步。因天然之力量遠勝于歐洲。歐洲今日之文明。因天然之力量太少。而得之人力爲多。所以能進步。無已平心思之。誠確論也。若夫支那今日之人羣。可謂絕無團聚矣。然支那三千年以來。無史支那之史。十七姓家譜耳。未嘗推原人羣發達之所。自故于羣學。尤大晦焉。此今日之急宜大昌明者也。溯自草昧之初。人與人不甚相愛也。而逼人者有禽獸。則不得不借衆人之力。以與禽獸相抵制。而禽獸之饑始衰。由是人羣興焉。繼而工作漸興。學問日出。人與人交。其結彌固。顧上古之時。人與禽獸爭。則患在禽獸。今日又人與人爭之一大社會。而欲求其保種存國。則羣之爲義大矣哉。他日合地球爲一大羣。與五洲各國共享太平之福。此又可拭目俟之者也。支那政

學家溯自前古。以尙書爲斷。名法既興。未觀善政。若今所耳而目之支那。所謂歷代帝王聖治者。皆不過牧羊政體耳。若春秋太平世之指。則三千年來所未曾夢見者也。泰西政學。雖屬專門。然通國人民。皆知公理。故未有侵人之自主。亦未有自弃其自主者。支那則壓力多矣。良由歷代君主勢必爲此愚民之術。然後可長保其祿位。若今日則外寇日深。非合四百兆之人羣同力合德。以與地球各國相爭競。則黃種之禍。其無底乎。支那學案夥矣。自宋至明。其間尤盛。然空談多而實學少。其可採者亦落落如晨星之可數。且施之今日。誠爲緩圖。泰西學案。固非實學。藉非深明其學派。則爲學之途徑難終保其不迷。且西國名儒所持之論。無非欲自闢新理。突過前輩較支那人守一先生之說。唯恐或失者。則又大殊焉。腦氣至靈也。譬之井水。不取則塞。取之則源混。無窮地球。今日種種人事之大進步者。無非此腦氣爲之也。若窮究乎泰西之學案。則腦氣日靈矣。西人學術之精深。尤以論理爲最。蓋萬事萬物無一不自有其公理者。其人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人。其國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國。其國千人中有一不知公理之人。則其國仍不能爲文明之國。抑論理學本與各學相輔。無各種學則莫備其體。無論理學則難致其用。故西人于此尤兢兢焉。今之支那與日本唇齒相

依。兄弟之國也。東方大局。關係匪輕。宜共保之。庶無隕越。是豈可秦越視之者哉。故欲相親。與之以共患難。與之以保太平。則其言語文字。不可不知也。況日人之政治學術。雖未能並駕齊西。然支那以之興邦。綽有餘裕。若其地球近事。關係匪輕。有侮予國者乎。可以激我奮發之志。有一新理出乎。又可以爲一得之師。本學校與諸生授受。大率不外乎此。其他各學。則附之科外。亦嘗爲諸生授焉。若西方各國之語言文字。則姑待之來年也。溯夫中土講學之原。其來尙已。仲尼創教于東山。孟氏傳經于鄴邑。劉漢勃興。經師崛起。泊乎兩宋。更至前明。講學之風。尙猶未墜。其間或合或否。視乎其人。要之人羣之導師。舍此別無良法。三百年來。因噎廢食。乃藉口于標榜之習。置之弗聞。人材寂寥。良可痛恨。本學校因查泰西各國。其講義錄之報章。日本各項學校。亦莫不有講義之刻。考之前古。則如彼。視之萬國。又如此。然則本學校得無意乎。析而論之。其利凡四。不出戶庭。可以窮天下之理。無虞風波之險。讀此講義者。不啻身入蓬瀛。共闢大道之要。其利一也。不曠晨昏。不離妻子。但以一目之故。可以化鄉里無數之野蠻。其利二也。一紙之費。爲數無多。些少之貲。可收實效。無勞籌畫。不費錙銖。其利三也。西人之書。支那譯者尙少。未見其要焉。撮其精。此則不然。其利四也。坐此四利。

收效萬端。凡百君子。無曰苟矣。其有不踴躍爭讀者乎。則吾斯之未肯信也。

上自埃及。下迄于今。環球各國。溯厥文明。文明進步。百度變更。願我東方。保此太平。錄世界文明史第一。

人羣之初。不異飛走。靈魂漸開。欲望恐後。同力合作。于焉輻輳。方今五洲。其欲逐逐。錄人羣發達史第二。

曰英法德政學三派。事實理想。包括無外。哀我亞洲。民生日殆。瞻彼阿非。聞者足戒。錄政治學第三。

惟此學案。人之樞紐。汎覽前賢。立言不朽。師以解惑。左宜右有。積土成山。基乎培塿。錄泰西學案第四。

西人論理。日闢日精。細之萬物。鉅之八星。胎乎無始。入乎無形。一言蔽之。思想其神。錄論理第五。

惟彼衣帶。隔此蓬山。毋曰胡親。北有貪狼。言之不通。文之不彰。我用憤憤。謂謀不臧。錄日本語言文字第六。

其他講義。足補吾憾。四海哲人。著作尤盛。廣採窮搜。存諸刪定。德無常師。勤學好問。錄日本各學校講義及中外哲學第七。

地球近事。中邦消息。俊傑識時。亦云其急。校中生徒。厥有心得。殿諸篇終。告我同德。錄中外近事及諸生剖記第八。

論衡州向道隆勤王之事

遜庵旅東京。榜其樓曰破亡敗裂樓。隱于樓以悲之。悲吾國民之不欲自立。悲其奴隸性。牛馬質。越三千年。俛首帖耳。而曾不知自返。彼神明之胄。立見印度非洲之一日。如是者數月。一旦晨起盥漱畢。心若有所祝。忽函告者曰。子之悲盍暫休矣。亦得聞衡州今日之事乎。向道隆者。衡之人。夙以八股食衡餽。其學行與家世。吾不詳。以事揣之。殆豪傑其行者。遜庵讀之。突如得三年之艾。霍然病已。又心怦怦宕。竊自計不聞豪傑之日者久矣。微茲言。吾幾忘之。抑又幾痛之。忘之者何。不數數見也。痛之者何。求之不得也。今不暇論。請論其事。

往者政變。湘之人死者慘矣。冤矣。有識者或謂一人不足慟。其奈五萬萬之殉何。然斯之時。蒙竊謂前轍後起。日本維新之日有然焉。彼洞庭衡嶽之土。寧不生西鄉月照其人者。乃翹

足待引領思。彼蒼者葭。伊人宛在。孰意歷晦明三百六十。而風流頓絕。吾乃吊吾國民。低首屏息。以待羈縛。獨立之氣。絕無存者。未幾。向之事出。

然吾攷湘中往歲之新政。有云南學會者也。而向不爲會友。有云湘報館者也。而向不列報章。抑吾聞之。蟄龍之起。待乎驚雷。爰居之初。或避風虐。藉使道隆去歲。贊助新政。詣宮闕上。一書呼同方。開一會。惟問今日大湖以南。尙有一尺土容道隆乎。而況得大舉義旗也。抑吾又疑之。政變以前。果爲隱君子。則政變以後。亦決難爲偉丈夫。乃告予者之言曰。向聞政變。慨然發憤。繼而龍吐雲。風隨虎。有志之士。集者數千。于是草賓王之檄。以甦此假寐之天下。將以兵力。刦彼尸位之大僚。責以君父大義。請歸政。復辟重興。新政於虐道隆果偉也哉。何吾相知之晚也。

遜庵曰。傷哉吾支那也。自政變後。一年至于今。唯聞此區區一向道隆。其他何所適乎。然猶有一向道隆。一貫注于亡人之耳。則吾黃帝之苗裔。其興也正未有艾。彼北猛虎。西貪狼。磨牙吮血之狀。或其暫息。抑道隆之起晚已。但使有千萬道隆。樹自由之的。揚獨立之旗。吾又安用曉曉于吾國民乎哉。且彼向道隆者。遽爾解散。吾不知其果爲虎蛇若何。未敢膏然責。

之摩西逃沙漠數十年。卒今猶太人守有茹南之一日。歐洲數千年來。嘖嘖稱道。不絕于人口。視爲上世紀地球上之第一偉業。其于史冊。光哉光哉。若人者。其殆心摩西之心者耶。蒙試思之。以爲道隆心摩西之心則可。若欲仿摩西之陳蹟。期諸數十年。藉以暫塞望者之口。究何異于山以東。蜀以西之擾擾者乎。是不獨爲坐而言者之所痛心。抑亦道隆所絕不自解前此之爲何故者也。吾于是大言曰。道隆哉。爾奇男子。四萬萬人不自保。爾一人起任之。蒼雲蔽日。日爲無光。爾一人起而掃之。前乎此者偉矣。觀爾後此者之若何。雖然神州一隅。臥而甦者寥寥也。爾其專責矣。吾爲之又言曰。我國民哉。置道隆于西歐。于東海。庸何足奇。乃奮臂山限。聲震巖谷。抑今之猶太人。好自私利。性不愛國。至失其土。雖擁厚利。不見容于他國。而見之者亦鄙其爲無國。而吾中國竟以傾國之人。讓一人之獨爲豪傑。無怪友邦之以猶太人睨余也。吁。可省矣。

聞戒錄

英國之危機上

自英杜爭戰以來。已二月餘。杜國以南非最爾之一小邦。不過英之保護國而已。英國之領地。遍於宇內。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有之。既已足誇稱於世界矣。而以杜國之弱小。能試其奮鬪。是實以螳螂之臂而當車也。然其人民慍悍好戰。舉國皆然。有鬼神爲號。天地震動之勢。雖以英之武威。與之開戰。一舉而蹂潰。東敗於獵得司米司。西圍於麥佛荊。首尾不相應。道路梗塞。莫能相救。籌畫機宜。悉未得其要領。此間將校士卒之隕命者。不知凡幾。甚或俘虜士卒。至二千餘之多。是實英國近來一大危機也。

抑英國之兵備者。以國於海中之故。故以擴張爲第一要事。至於陸軍。則僅足供退守防備而已。然此回爭戰在亞非利加之南端山阻水隘之地。是誠英國意想不及者。舉全國之兵。遣發於南非。似此大舉。爲英國之歷史拿破侖戰爭後之戰事。百年以來所無者也。兼之此次之戰。道途寥遠。自坡之馬司軍港。至於克撲朶海路。已費三禮拜。其赴各口之戰地。亦經數日。雖以英國之富力。不易堪其所費。今已費數百萬磅。其所費之始末。尙不知有若干之

巨欸也。英之所恃爲命脈者。有英蘭銀行。今則大有戒心。支出金利。未能貸出。世界各國皆知其事。即如日本之遠隔。亦爲所動搖。其關係之重大。一至於此。

英國之危機既如此。然則南非之事。非可以尋常小爭戰視之也。英國於此時。亦有非常之奮發。遂召昔年建功業於印度之巴特將軍。充其統督之任。又昨年於埃及奏蘇丹削平之偉功之荊結拿將軍。充其監軍。使赴戰地。然巴特將軍以二十三日發坡之馬司港。寄港於機不喇盧打。而伴荊結拿同航南非云云。此兩將軍者。蓋英國第一流之武人。兩將軍之胸中。已歷歷勝算。未久而兩將軍達於戰地。然果以前後二十餘日可奏蕩平之功。使歸於平穩無事。若非然者。則曠日持久。兵不能進。或招其敗亡。南非人種不服從於英國之治下。乘勢而起。則英國者人氣愈喪。國體愈失。所屬之土地。恐生將來之變。列國之環視者。或生干涉之念。英國之威望。一時失墜。是地球之禍亂之所由生也。豈不可寒心哉。

英國之危機下

頃據西來電報。英杜爭戰之事。聞英國戰敗之報至。歐洲諸新聞舉相慶賀。竊笑其期望失敗之意云。蓋英國之雄大。能孤立獨行。睥睨宇內而不顧者。列國有所嫉妒。疾視欲乘其蹉

跼而挫其銳鋒者。已非一日矣。今見此事。皆拍掌相慶。即如法蘭西有亞非利加問題。未免
有利害不相容之勢。於拿牙境界有紛議云。於蘇丹領有葛藤云。無一日非反目嫉視之時。
又其同盟之俄國。敵視反目之事。更有甚焉。顧距今二十餘年。俄之定國是者。在發揮其雄
圖南下。而衝土都君士但丁。奄有黑海沿岸之地。蓋其志在避北方。而寒磽确之地。而就南
方溫暖豐沃之境。大擴張其國土也。其所爲絕無忌憚。縱橫步武。併吞君士但丁堡。遷首都
於此。跨有亞細亞歐羅巴之二大陸。以行其壓倒歐洲列國之舉。事至於此。則英國之損害。
不可不言。地中海上之權。忽而失墜。而俄國欲窺印度。且欲握支那之商利。俄之權遂至不
可復止。英國有見於此。於是乎試其防提古拿米塞戰爭以來之國。是所謂國力平均之名。
且唱扶植土耳其之義。強請訂山司得哈落之盟約。開伯林會議。僅能遏止俄之跋扈。於是
乎俄悟難逞雄於歐洲。遂注意於絕東之地。自西伯利亞之開拓。從事於烏港之修築。以待
時機之至。孰知日清爭戰事起。支那國狀衰弱之內情。暴露於世間。俄忽乘罅隙。遂奪其東
三省之地。得行其夙願。世人之所知也。比年英國於支那地方。遇俄之蹂躪。欲消滅其權力。
亦顯著之事實也。

英俄之關係如此。故南非之事。得速爲了結。則已。若事至齟齬。再致于一敗塗地。英國本土財政業。今已告急。國民稍有倦怠之色。則其意嚮一變。而唱戰爭中止之議。亦未可知也。果若如此。則認南非共和國之獨立。南非英領之民。過半數者。屬荷蘭人種。而不逞之徒。乘此間起其騷亂。紛紛擾擾。前之英國。有威望於南非者。至今拂地矣。如俄如法。稍發輕侮之念。英國之一舉一動。試其阻害。如埃及之問題。佛國平生懷不滿之恨。必唱異議。而妨害英之志望。而俄國亦支那開拓之業。復無忌憚。跋扈跳梁。靡所底止。如鐵路敷設。礦山開拓之權利。一朝而專其所有也。英國之威權。索然而失。威海衛亦不能保守。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亦不能固。事若至此。則歐洲政策。亦有大變動。所謂東方政畧。國力平均者。正爲其所動也。或弛打當熱盧海峽軍艦出入之禁。黑海繫留之俄國軍艦。容易往來於地中海。亦難測之事也。此則地球之大事之大變遷之關鍵也。蓋國家之威信。猶銀行業者之有信用也。銀行業者失其信用。則雖以英蘭銀行之盛大。可一朝而失業也。國家亦然。一旦失其威信。則輕侮省至。疲於奔命。遂至滅亡。故曰泰山之高。崩於蟻蛭。豈可不寒心乎哉。

論山東之亂耗

支那山東之乱耗。今據電傳得其實跡。山東省之耶蘇教徒。以不僅與土民有種種之葛藤。美法兩公使於總理衙門發嚴厲談判。喚起其注意。而終之結果。則迫令召山東巡撫回北京。命袁世凱臨時代理而鎮定之云云。從來稱支那教案。排斥異教之氣餒甚盛者。迄今常聞於吾人之耳。如山東者。蓋其著者也。此等事關于一大問題。彼邦人士已置處分于頑民。雖然如一意歸罪于頑民。何以支那今日有聲望有見識有官級等人。猶有以仇教爲高節者。如此則不可全歸罪于頑民。彼頑民之煽動。實基于此耳。

昨曾與一支那志士談話。余問山東又有暴動。如暴動之事小。然關係之處大。不可輕易看過。且列國之侵畧。非每因此種之問題。而藉爲張牙施爪之口實乎。抑有何等原因乎。其人答曰。然。雖如貴說。然不擊耶教。其如人心不激昂。何以此爲心。其誤謬不亦甚乎。然謂不擊耶教。則人心不激昂之論雖謬。非盡無原因。蓋由支那所謂有見識大官人學士者流。即稱讀書人之徒是也。每唱道支那自強之表準。當取法日本維新之舊軌。謂往時日本以尊王攘夷四字爲維新之目的。擊耶蘇教徒。破毀教會堂。即激起今日之敵愾心。日本既以之而強。我國豈施之而不利乎。其出于此等之誤想如此。廣東南海之名士何啓三水之胡禮垣